

【文化谭】

故宫别只做“景点”，观众也莫当“游客”

故宫开放面积将扩大到76%，故宫可能变得更具文化内涵——在一系列的新闻事件之后，故宫的新举措令人关注。不过人们在故宫报以期望和要求的同时，也应该学会真正把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机构，而非旅游景点。

故宫要有变化了，新掌门单霁翔关于故宫开放面积将扩大到76%的表态，令人振奋，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配套服务措施，也将给人们游览参观故宫，带来更多的便利，并提供更多的收获和可能。就故宫本身而言，这样的变化既是在去年一系列新闻事件之后的积极举措，也是就此提升自身形象的难得契机，如果能够实现，受到各方欢迎自然在情理之中。不过在另一个层面，故宫多年来以旅游景点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也导致了大部分游客真的仅仅

把它当做一个旅游景点。对于到底应该如何游览故宫，去故宫可以参观到什么东西，很多观众其实还是缺乏概念的。当务之急，故宫在改善服务、推广故宫文化内涵方面，应该尽快把各项举措落到实处，而作为游客，如果能在游览故宫之前，稍稍做点儿功课，做到有备而来，而不仅仅是跟着旅游团走马观花，才能真正理解作为文化载体的故宫。

其实，过去几年，故宫在文化推广方面并非没有举措。像去年的兰亭大展，前年的宣德大展，都是极受观

众好评的重大展览。而诸如书画馆推出的馆藏书画珍品系列展览，面向大众，每年举行2-3期，展出故宫珍藏的历代书画作品，其中不乏国宝级的名作，并由专家撰写深入浅出的展品说明，更是一种传播文化的努力。每期展览结束，这些展品图录和说明都结集成册出版，在图书市场上也受到读者欢迎。但在展览现场，即便是双休日，往往也是故宫中轴线上人山人海，观众四顾茫然不知可以看到什么东西，而仅仅拐几个弯就可到达的书画馆，却门可罗雀。不

能说观众对古代书画艺术或者传统文化不感兴趣，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不知道应该去哪个馆看自己想看的東西——虽然这些资讯，在故宫的网站上已经介绍得清清楚楚。

无可否认，在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游客方面，在以更大的努力展出更多的藏品，弘扬故宫文化内涵方面，在以更积极的方式，把作为文化载体而非旅游景点的故宫介绍给北京和全国的观众方面，故宫本身还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不过以故宫的体量和影响，包括历史惯性，

它的每一点改变想来都不会是容易的，说不定还有可能遇到形形色色的阻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观众和游客如果能够与故宫的文化努力产生良性的互动，将形成有效的倒逼效果，促成故宫的更深入变化。我们希望故宫能够成为孩子们了解传统文化的教室，我们希望故宫能够成为民众浸润传统文化的舞台。不过首先，我们在要求故宫不要把自己仅仅作为旅游景点的时候，自己也不要仅仅把它当做一个旅游景点。只有如此，故宫才有可能类似台北故宫或者卢浮宫

一样，不仅仅作为旅游胜地而存在，而成为真正传承本国古典文化的场所。

在持续数年之后，故宫书画馆的日常展览似乎已经放慢了更新速度，当然不能说这一定与观众反响有关。但如果人们越来越有文化意识，在进入故宫之前愿意花一点时间去了解“门道”，故宫的文化服务就必须跨上一个新台阶。说到底，故宫属于公众，我们期望它在文化服务上更开放、更多元、更贴近，首先就要学会真正把故宫当做一个文化机构。

□涂涂(北京 编辑)

【焦点话题】

书店无限好，毕竟近黄昏

上海书城淮海路店近日传出歇业的消息，这一黄金地段的老牌书店，淡出人们的视野不免让人觉得可惜——虽然人们早已不去那里买书，却总希望书店依然还在那里。书店，甚至阅读本身，是真的已经到了黄昏，还是能在改变形象之后，重新崛起？

曾经的文化地标，逐渐退出我们的视野，这是一部分我们熟悉的实体书店在几年来的命运，北京的第三极、风入松，总部设在厦门的光合作用。这一次，是上海书城淮海店。一如既往，原因仍是连年亏损、经营不善。

每一次大型实体书店关门，伤感之后，总会让人回到一个老问题上，为什么实体书店日子越来越难过了。问题的答案，似乎也早就准备好了：网络书店在近年来伴随着越来越凶狠凌厉的价格战，夺取了实体书店的市场空间，使后者成了一个图书展示平台；随着移动互联网市场的扩张，电子书瓜分了本来属于实体书店的业务；当然，还有最后一个答案，政策上（税收）对实体书店并没有优待。

这些近乎于标准答案的说法，似乎在诱导每一个爱书人回顾他的过往场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站在新华书店的书柜外，指着玻璃橱窗中的一本书——或许是我深爱的《三国演义》，然后询问售货员价格，或者买，或者流连忘返；上世纪九十年代，或许你从《读者》中页的彩版广告中，加入了一个叫贝塔斯曼的书店，然后每月出血，疯狂邮购一堆莫名其妙的畅销书；属于互联网的新世纪来了，你或许愉快地使用了一种更先进的办法，用鼠标点一下，就能买下一堆书，更绝的是，你不用去书店，快递员就把书送到你手上，你要做的事，是付款与拆包装。其实，我想告诉读者，即便最后一个属于互联网的购书方式，也落

伍了，因为当你把数千种书导入到IPAD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属于你的图书馆，只有一斤半重。这四种获得书的方式放在一起，你会选哪一种？

当我回顾起这些过往经历时，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对于实体书店的失败，再多的伤感，也是徒劳。不是我们不再需要书了，而是读书的方式，获得书的方式，图书的形态，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对于图书出版业与图书销售来说，一个清晰的未来，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电子书及其载体，将彻底地置换当前的图书出版销售模式。

在纸质图书出版的黄昏中，诸多曾让我们熟悉、留恋的书店率先退出了舞台。或许，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纸质图书——尽管已经存在了两千年——也会退出我们的生活。但书与书店，永不落幕，只不过换了一个形式。让人感伤的是，我们这一代读者，或许就是书业这两种形态变化的见证人。同样，你也可以为此感到庆幸，我们这一代读者，就是第一代电子书阅读者。

最后说一句，在大型书店一个个倒下的时候，小书店们倒是在迸发生机，同样是上海，小小的2666图书馆，甚至已经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赢利。不过很显然，小书店卖的不仅仅是书，人们去那里消费的，更有可能是对书的乡愁。乡愁不会消失，小书店也必然有生存空间。不过毕竟，这也只是黄昏时的灯光了。

□史远泽(北京 编辑)

【听音乐】

肯尼迪：八面棱角更有趣

今晚，英国小提琴家奈吉尔·肯尼迪将在北展剧场带来一场演出，之前他已先在香港艺术节登台，让人惊艳。套着与去年在BBC逍遥音乐会上一样的大补丁外套，顶着“鸡冠头”朋克发型，这位跨界大师再次展示他敢言敢演的独立作风。

奈吉尔·肯尼迪向观众致敬、与乐手伙伴们频繁击拳，一上来就说“昨夜对着维多利亚港的夜色，想，纽约也不过是个小村庄！”像在哗众取宠，也像在耍酷——还没提他在节目单上毫不绕弯地批评现存对巴赫的“三大恐怖诠释”：纽约乐派，俄罗斯乐派以及本真演奏派呢。但若就此对奈吉尔烙下定见，又怕是会辜负了他搬上了舞台的一整套英国人的插科打诨。返场时的奈吉尔更任性：先是拿出了蒙蒂的匈牙利舞曲《恰尔达什》，卖关子兼煽情。闹腾过后，以忧伤的民谣《Danny Boy》完场。

有人追求八面玲珑，而奈吉尔八面棱角。他拉琴也率性：眼一闭，聚光灯下的俗世，片时前的江湖气，顷刻收敛。立即转换到的另一个世界里，巴赫《a小调第二奏鸣曲》找不到任何一脉相承，也是我听过拉得最满、最重的巴赫，奈吉尔批评纽约乐派的呆板生硬，俄罗斯派在米斯斯坦后流于炫技。结果巴赫到了他这里便是扎起了马步，一道气直往下拉，自由舞蹈。

辨识度见高的声音总是可贵。尤其是倒数乐章“行板”中，奈吉尔细腻的断句处理，有种让人惜爱的稚气，力度与节奏细微且均衡，有如剩下心脏在独自跳动。

相对于常规古典音乐会，奈吉尔的现场存在不止一次的“破天荒”。他留下了最后乐章单独处理，请出了低音提琴手与鼓手添加上爵士节奏。乐段立即动了起

来，但留神听来，到奈吉尔加入时，之前的“重”而“实”并未因节奏而动摇；低音提琴和鼓手也不因此呆板滞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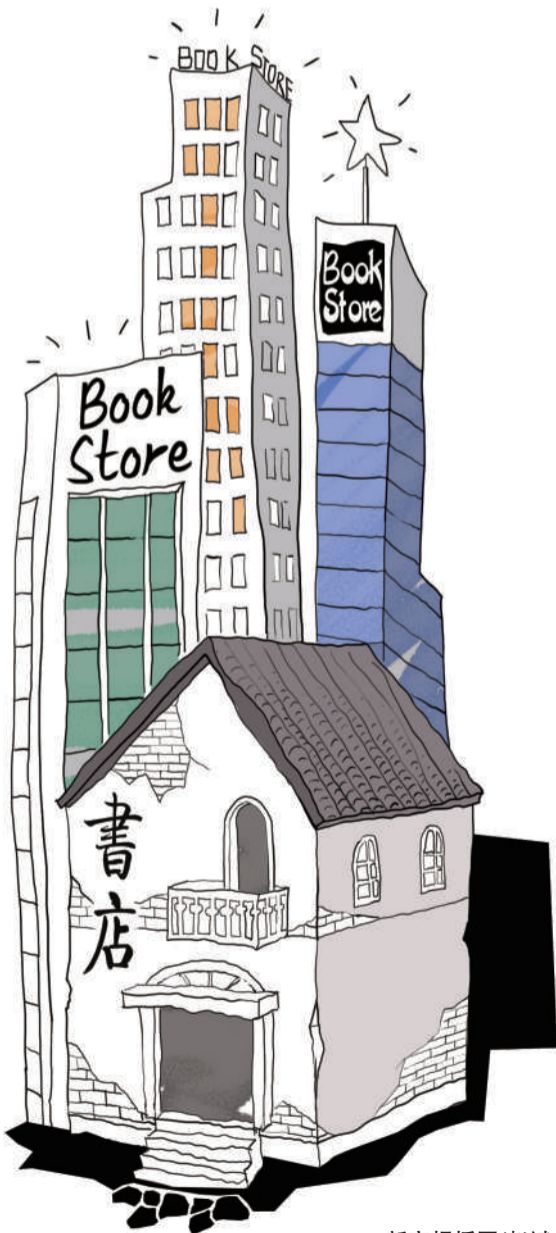
其实作为梅纽因与迪蕾的得意门生，奈吉尔的路到今天实在是走歪了。但歪得如此有趣。当一个奈吉尔可不是站台上学朋克范儿那么简单，他的技巧与悟性的火候都正纯青；演奏、即兴演奏、还作曲，最难得的是豁出去大逆不道玩得开。

奈吉尔将巴赫与爵士钢琴家“胖子”华勒并肩提为“两位键盘上的和声大师”。下半场是“胖子”华勒的作品世界。奈吉尔改编与配器，同时是个即兴者。爵士小提琴里只听过格拉佩里的人们是时候认识奈吉尔和他的波兰乐手同僚们了。

与下半场四个人的松弛驾驭相比，奈吉尔对巴赫似乎还是显出了点高山仰止之怯。他的同伴们用一个鼓，一把木吉它，极简地将四件乐器的音量与力度均衡摊配。和声工整，乐手间细节合作滴水不漏。乐感带着东欧小酒馆味道，每道转折流畅得如舞步不可收，估计这跟四人作乐离不开伏特加有关吧。

正襟危坐的文化中心就这样被切换到了大伙儿自带坐垫围炉而坐的英格兰乡间音乐会场景上去。奈吉尔即兴，忽然会跑到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调子上去。这股风马牛不相及的玩儿劲，我想他要不是回味去年的逍遥音乐会，就是在为来年的预热着了。

□张璐诗(广州 乐评人)



新京报插图/赵斌